

风上记

# 次第鸡鸣

舒飞廉

回乡越久，睡得越早。吃完晚饭，开车出去走走，保光村的枫杨好看，暮色苍茫里，枝叶渐疏；金神庙街上的人家，还在家猫家狗的督促下，围在餐桌边吃鱼；一〇七国道旁的金井庄园已经灯火通明，外地游客还在游泳池里扑腾；肖港镇上海联超市前的空地，大嫂大妈们手持粉红扇子，翩跹跳起广场舞；保丰村的人这时候忙，一对对中老年的夫妇，围在家门口湿漉的水井边整菜，等着厢式大卡车来拖走理成棵捆的小香葱、小白菜、苜蓿、紫茄子，连夜运往汉口的批发市场。

肖白乡道往南转入宝成线，天就完全黑透了。匡埠村出来消食的人寥寥无几，月亮升到小瀝河堤上，北斗七星映入后视镜，稻田中各处村庄漆黑无声，夜气上升，蜘蛛归网，蚊柱退散，蝙蝠回到屋檐，池塘里白鱼不再泼刺甩尾，青蛙与蟋蟀的鸣声，在秋天夜里都变得低沉，路边的泥堰与草莽散发土腥的气味，好像各处坟地里的鬼神们已经在扯鞋装衣，就要接替下半场的星夜漫游。我心惊胆战地回村，驻车，开门，摸黑上楼梯，不看书，不写字，连从前用投影仪看电影的兴趣，都变得索然，在兀然降临的洪荒里，拉开被子，倒头就睡。

所以三更天就会睡醒。窗外闻见，黑夜浓稠如墨，我在棉被下，就好像收纳在睡柜深处的谷粒，像屈伏在枫杨树根须下的蝉猴，像黢黑云梦土里的骨头。夜长梦多，一边做梦一边遗忘，人到中年，梦的迹迹也是浅的。何为宇宙？系在何处？我是谁？由混沌与虚空里涌现出来的一点灵识，缓慢地充实着显得陌生的身体，如一点萤火，在无形中重新定位。我又在哪里？不是我居住的城市，那三个三四居室的家，也不是在旅途，组合柜，电视墙，大同小异的宾馆客房。令人舒适的黑暗，熟悉的微微发霉的尘土气味……常常需要一刻钟的光景，我才能认出自己，一个回到祖居的城里人，又在老家的床榻上醒来，就好像书桌上的那个旧笔记本电脑，扎扎实实开机半天，好容易跳到了蔚蓝的登录页面。

开机的神曲，是四野的鸡鸣吗？黑暗的乡村如同浑沌鸡卵，我在鸡卵的中央，离我几米、几十米、几百米，以至一里、二里、数里路上，公鸡们一只接着一只，次第地啼叫起来。由一只公鸡的嗓子里迸发出来的乐句是明亮的、有力的、质朴的，它自动地触发出另外一只公鸡的应答，完全叠加、部分重合，或者精确地梦话一般一句接一句。当千百只公鸡的啼叫汇合起来的时候，就是一部错落起伏的交响曲，它明明暗暗，有繁密有疏散，就像即将隐退的银河。它浩然滂沛，有俯冲有回落，就像是挂在清江上游两岸的瀑布群。它起伏明灭，或灿烂或沉寂，就像前后村红白喜事之夜放出的烟火。是谁指挥了这样自由又整齐的乐章？圣大美神，翕纯嫩绎，有伦有脊，不知道！我仔细谛听着这奇迹般的整体性中的相关差异。每一只公鸡的乐句是一个能指的话，其音响与质地也是不同的。今年春天孵出的小鸡，入夏才穿上褐色小马甲，最近才学会往母鸡背上跳，它们的鸣叫是青涩的、犹豫的、停滞的时间，好像也要短一些。过了一次、两次年的大公鸡，它们是由主人特别挑选出来的首领，平日里妻妾成群、昂首阔步，它们的啼声好像一个一个漩涡的中心，又坚定又响亮，滞空印刻，体现出特别的权力意志。云梦县、大悟县、陡岗镇、白沙镇，更远的鸡啼遥不可闻，舒家湾、晏家湾、匡埠离我们村远，他们村的鸡啼是模糊的、缥缈的，肖家河、魏家河、梅家河离我们村近，他们村的鸡啼是清晰的、有条理的，就像青铜器上的蟠螭纹。我们村的鸡吗？它们当然就像灯下的飞虫，纤毫毕现，只是，虽然颇认得这些公鸡的模样，我并不能将它们的啼叫分别开来。继续入神去听的话，也许我还可以将间隔这支交响乐的铁路、公路、阡陌、树林、土堤、稻田、沟渠、池塘、房舍听出来？鸡鸣缠绕在这些在地的物事上，由它们中间生长出来，又为它们所演绎，所发播，所迟滞。我相信，每一个地方的鸡鸣是不同的，同一个地方，不同黎明的鸡鸣，也是不同的，同一个黎明，每一阵鸡鸣，就像大海中更替的波涛，也是不同的。它们在召唤并填注着像我这样偶然返乡的、清醒的、支楞起来的双耳。

约翰·巴勃斯《鸟与诗人》里，描摹欧美种种禽鸟的啼鸣，云雀、杜鹃、猫头鹰、雨燕、潜鸟、夜莺，写得好。其中有一些鸟，吾乡也有。比如“快快做活”的杜鹃，比如啾啾斯鸣的燕子。论鸟啼的优美，他们认为夜莺第一，我们这里，大概是黄鹂第一，夜莺长得有一点像猫头鹰，不算好看，黄鹂长得翠鸟似的，可谓有声有色。伏在飞廉的枕席上，鸡鸣的海浪甫驻，接下来就是黄鹂的歌，婉转往复，是麻雀与喜鹊的啾啾，闲言碎嘴，是布谷鸟醒来，咕咕咕，咕咕咕，好像在提醒你，不下地，在家看书也好，打麻将也好，都是罪过。巴勃斯没有写鸡鸣，大概是觉得，比较那些划然飞过的野鸟，鸡算不上鸟



秋（坦培拉）田莉

已数不太清楚来过多少次桃花岛，只有一次是记忆最真切的：兴冲冲地冲到塔湾海滩，却被告知因为即将来台风，沙滩封闭不能下海了。

这次是从老家诸暨来了一位半大不小的朋友，刚到的那天就已带着他去过了朱家尖东沙滩“冲浪”。两天过去了，小朋友喜欢玩海，就寻思着再带他去一次桃花岛吧！毕竟自己也喜欢“玩海”，而且我还有一个“私心”：我的同事，国内主要的维柯译者张小勇博士正在桃花岛上度假，此行说不定还可以见上小勇一面呢！

事先和小朋友说好次日一早出发，却在当晚散步时听闻又是台风将至，想起当年的那一幕，有些小沮丧，于是兴头也就松弛了下来。早上醒来已快九点了，起床一看，发现头天晚上没有被知会的小朋友已经早早地端坐桌前等候出发了，于是心下一动也一横：走，去碰碰运气呗！

简单地收拾了行装，其实主要是一条游泳裤，就带上小朋友坐出租直奔沈家门墩头码头而去，到桃花岛的船是从那里出发的。等到了码头，发现一切平静如常，就有些纳闷地问售票员，不是说有台风吗？不想对方有些不屑地回说，不就是三四级风嘛，那可不算风。

虽然起航前就被排除了心里的隐忧，但是等船靠近桃花岛时，望过去发现海上那边已经是阴云密布，不过小岛上的天候说变就变，这点儿小鱼小虾的就不用在心上了。事先已与小朋友合计好，登了岛，直接去沙滩满足“第一需要”，接下来再去中

的，并没有形塑市井时间的兴致。从前此起彼伏的鞭炮，将平常的日子猛然惊醒，宣告出新年、清明、婚礼、丧事等，现在周边的乡湾也被默默划入“禁鞭区”里，锣鼓、唢呐、铙钹，从前闹腾的响器，也很久未曾听到了，之前生产队长、小学校长敲打的铁轨钟，也不见了踪影。标识出土地的、自然的、生态的、神圣的乡村空间的声音，其唯鸡鸣乎？就是这一阵接着一阵的鸡鸣，与之前比较，也日渐寥落了，好像是一条稠密的毯子，现在换成了稀薄的渔网，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只余下七根火柴可以取暖。

三四十几年前吧，我每天就是裹在乡村鸡鸣的毯子里醒来的。当十里八乡的勇武金鸡奏鸣曲达到高潮的时候，好像爆发出的钱塘海潮，能将我少年的身体漂浮起来。在阵阵鸡鸣的缝隙里，可以听到隔壁父母已经醒来，在讨论农活，秧田里要不要上水？棉花要不要掐顶？晚稻已经到了收割的时候？家里老鼠多起来，去金神庙买一包老鼠药？猪栏里猪该出栏了？这个月要去汪梁岗接外婆来做客？我听到这些井井有条的予未来的安排，自然是安心的。“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这样鸡鸣中夫妇间的谈话，有一千年，一万年了吧！

上月去南宁探视父母，他们在我弟弟家照顾两个孙子，已经十余年了。他们家一楼的小院子里，有十数盆花，一个小鱼池，里面养着小金鱼与泥鳅。鱼池上挂着鸟笼，鸟笼里是一只不太爱叫的黄鹂。鸟笼下，一只稍小的铁笼子里，两只荷兰鼠跳上跳下。在荷兰鼠的王国之外，又新添了一个更大的笼子，笼子里一只公鸡带着两只母鸡，在它们逼仄的空间里打转转。以我父母养猪的本领，之前已经替二宝小明同学养出无

数窝荷兰鼠，施舍给了他认识的每一位小朋友。这三只鸡是小明从小学门口的鸡鸭摊上买回来的，遇到两位养鸡专家爷爷奶奶，竟然摆脱了同侪们早夭的命运，成长为庞然大物。现在爷爷奶奶与小明的烦恼是，公鸡开始打鸣了，每天清晨都要与手机闹钟一道，提醒小明同学上学堂，邻居隔壁的邻居们开始投诉了，小区物业的经理也客气地敲门了……在我们的小区里，可以养猫养狗，欢迎各种各样用粪便瀑布一般涂抹着车顶的鸟儿，但是养鸡不可以。可以想象每天清晨，在城市的阵阵鸡鸣里醒来吗？这时空的错乱，会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城市化、现代化都失效了，我们一夜回到解放前，窗外是泥泞的、脏乱的、腐败的、落后的乡村，没有了文明的、卫生的、柏油路的、玻璃幕墙的好城市。所以让车辆汽笛自由地鸣响吧，公鸡的啼叫万万不可以，汽笛划出城市的地盘，鸡鸣划出乡村的空间，井水不犯河水嘛。

遥祝小明同学的养鸡大业能够成功吧。第四阵，还是第五阵的鸡鸣已经沉寂，窗外发白，鸟雀呼晴，我披衣下床，洗漱出门，趁着朝霞挂在小瀝河堤上，宝成线边的青草白露未晞，与一身寒气，骑着电动摩托车，开着电动三轮车的乡亲们一道，去赶涂河集！深秋里芋头、黑白菜、红萝卜、红菜薹、莴苣上街，猪肉条条，鱼蹦虾跳，杭春卷、炸萝卜丝包子、炸鸡冠饺、剁椒、包面、热干面、阳春面、刀削面，早点摊子热气油香缭绕。在小集市里与人群一起走走停停，买菜过早，远眺着太阳升起，才不会辜负公鸡们喔喔将我们唤醒的殷勤与辛苦。

2020, 10, 05, 孝感市, 农四村。

## 祖母与《渔翁》

章念驰

祖母汤国梨，号影观。媒体各类人物介绍栏，均称她“诗人”，著有《影观诗词集》；寿登九十八，人称百岁老人。她生于乌镇，曾写了首小诗，缅怀她的家乡——

春水鸭头绿，夕阳牛背红。  
瓜皮渔艇子，播出新桥东。

寥寥几笔，把家乡乌镇薛家桥的景色描写得活龙活现。她曾将这首小诗念给我父亲听，父亲正牙牙学语，跟着朗朗诵读。我祖父太炎先生听到了，问他：“你在念什么呀？”父亲说：“在念妈妈写的诗。”祖父竟惊讶地说：“不知从哪里抄来的！”由于祖父终日忙碌天下大事，竟不知道自己夫人好诗，能写出这样情景的诗句，够大男子主义的了。

祖母晚年，身体清朗，经历了一个世纪沧桑变化，物是人非，不胜孤寂，经常口中念念有词，反反复复诵读着几句话，抑扬顿挫：“渔翁……梦……晓汲……不见人……，叹及一声……回看……岩上无心云相逐。”我完全不解其意，只有一句话我是听清了，即“云相逐”。

有一天我问祖母，您在念什么呀？她笑盈盈地用支红笔在纸上写了——

渔翁夜傍西岩宿，  
晓汲清湘梦（应该是“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  
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  
岩上无心云相逐。

她没有作解释。那时我大概只有七八岁而已，似懂非懂，只是将这张纸收藏了起来。

以后我长大了，终于有一天读到了这首诗，但不是在课文之中。我终于知道了这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柳宗元的名作，叫《渔翁》。此诗写的是湖南楚地永州西山风光，但“燃楚竹”三字祖母却写了“梦楚竹”，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转眼成人、变老，将成八旬翁了。跌宕起伏，劳劳碌碌，竟不知老之至也。不知怎么，近年来，我也时常会想起《渔翁》中的诗句，仿佛有一种韵律在我心中回荡，与我形成一种共鸣。真不可思议，我不时也会念上一句，哼了两段。这究竟是不是简单的“返祖”现象，我不敢肯定。

柳宗元中年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永州，寄情山水，写景抒情，描写了一个美妙的山水景色：一叶小舟，荡漾湖中，傍晚依山而息，拂晓生火煮饭，青烟缕缕，湖中飘浮，山林寂静，空无一人。餐后渔翁又挑起渔竿，缓缓驶向远方，远方山水相连，山色翠绿，宁静的湖光山色中，唯有山岩上的云在相互追逐……

柳宗元是以什么心情写这首诗，历代解释各异，有人说他寄情山水，以求解脱，有人说他怀才不遇，向山水倾诉。中国的士大夫排除烦恼，往往靠寂静山水来荡涤心头烦躁。我想，此时意境也许远不止此。这首诗表面来看，平静，幽雅，有山有水，有人有声，有天有地，有动有静，满目苍绿，宽阔壮丽，但对一个失意的人来说，这首诗的重点不是景而是云。他对云说：云啊云，你何必你追我赶，乐此不疲，用尽心思，相互追逐，这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章念驰

运气，约小勇一起上山？电话顺利接通了，而且小勇的“别业”就在附近，一会儿他就骑着电瓶车到了。小岛遇故人，我们很开心地在小镇“地标”黄药师酒楼楼下合影留念。遗憾的是小勇头一天已经上去过安期峰，而且他要陪女儿去沙滩，所以我们相见即是告别——人生果如是之痛快！

王师傅说得没有错，安期峰上气象万千。才到了半山腰上，南边的岛屿就已尽现眼前，虾峙岛在前，还有若干无人岛，最远处则是我三十年前下乡时住过一个月之久的六横岛，海天茫茫，横列于东海之滨。这位临时的司机兼导游告诉我，眼前是一条国际水道，往西直达宁波港。安期峰的顶部是圣岩寺，开山于清同治年间。山上石丛嶙峋，且兼别有洞天，确是一个集“山青、水曲、石趣、峰奇、境幽、气爽”于一体的好去处。惜乎我们赶着五点的班船回程，我未敢在山上久留，就在登顶后和在中殿等我的小朋友一起下山。这时刚才的云雾似有些散开了，露出了眼前的整片水道，在阶而下时，透透一边是在山寺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一边是依然嶙峋的山石，我看到一艘船身上标记着巨大的 EVERGREEN 字样的集装箱巨轮从刚才导游示意我的国际水道缓缓地穿梭而过，那情那境，那时那刻，令我浮想联翩……

终于，在导游司机的配合下，我们在终点准时赶到了桃花岛码头。Ade，桃花岛，Ade，安期峰——可是，桃花岛我还是要再来的，盖因平生有一愿：不能游遍五湖四海，也要走完东海千岛！

# 桃花岛的再到

应奇

随意游荡。而现在，不管风浪几级，都以救生员主观意思裁定。我并不是说，安全的考虑和措施全无道理，但是你既然开放了浴场，而人家买了票进入，就有“享受”这片海滩的自由和权利。说白了，现在所谓为游客的安全考虑，说到底则是经济利益的盘算，就是一旦出了事，必然会停业整顿，对当事人必定还要赔偿。而以国人的心理，海里游泳这点儿小事，一般是懒得再去理论的——再说理论也没有用，就只好忍气吞声，承认自己是白白花了冤枉钱，认栽了事。

我于是想起几年前，我的同事高力克教授来舟山开会，我很高兴地陪他到东沙下海，正当我和那位当年下乡时在千岛湖开过飞机的力克教授在水里开始欢游时，救生员赶到了我们身边。那天风平浪静的天气和我的同事失望的眼神到现在还犹如在我眼前。

但是不管如何，我这次主要是陪小朋友来的，只要他尽兴了就好。等他真的兴尽上岸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我顶着烈日在沙滩边上的露天水龙头下冲

淋，那是很痛快的经验，这倒是要感谢浴场设想之周到的，而另一半还是要“感谢”我自己：谁会在这个时间点来沙滩上“烤鱿鱼”呢？所以这时压根儿没人和我抢水龙头。

回到镇上吃了一顿既实惠又畅快的小海鲜大餐，小朋友一人喝掉了大瓶雪碧，而我自个儿喝了三瓶青岛原地产的冰啤，就想起我刚从码头坐出租去沙滩时，我与本地师傅聊天，问他岛上还有什么景点可以推荐。他告诉我，应该去安期峰，那是舟山第一高峰！这下可轮到我说惊论了：一者舟山第一高峰不是定海本岛上的黄杨尖吗？二者怎么我前几次来桃花岛从未听人说起过此峰？前者其实是个偷换概念的事儿，原来黄杨尖是舟山本岛第一高，而舟山有一千多个岛，安期峰是这千岛之中最高的。至于后者，就只能怪我自己孤陋寡闻，或者此前“遇人不淑”了。想到这里，我就马上放下酒杯给这位王师傅打电话，请他来带我上千岛第一峰。

在等车的间隙，我想起来何不碰碰

餐——那才是不加引号的第一需要。

从码头打车到塔湾沙滩，正好是十一点半，岛上的太阳明晃晃的，远远望去，是几与地平的一抹蓝，除了救生员，沙滩上几乎没有人，这使我想起了师兄倪梁康教授那篇小名文《一个人的海滩》。两个勇敢的“海碰子”，换好了衣服就直奔大海而去。沙滩已经晒得发烫，一向清凉的海水也是温温的，几个救生员在遮阳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仿佛时间已经停止，历史真的终结了。我趁他们还没有注意我，就冲入大海径直往外游去了。但是，我还未游多远，反应过来的救生员就吹响了哨声，那刺耳的声音在我背后此起彼伏。我连头也不回，一口气游到了海滨浴场都会设置的防鲨网，在那里稍微踩水状，顺便望望网外的大海。才一会儿，救生员就驾着威武的摩托艇来到了我的身边，口气还算温和：怎么啥器具也不带就下来了？

这些年所谓公共安全意识的“普及”，只是在防鲨网的范围内，都可以